



## 雪来了

■ 韦朝霞

寒风被压抑太久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蜂拥而至  
卷起尘土 飞扬跋扈

叶子用尽全部身心  
爱了整个春夏  
恋上那茁壮的躯体  
正悄悄地和秋絮语  
禁不起冬天的风

撩拨着午后的身心  
扭身离去  
忘形于空中  
把自己翻飞成群舞的蝴蝶

楼前的那棵树  
舒展着四肢  
一直小心地托举着  
深情地爱恋  
如今 光秃着身子

目光追随风中的蝴蝶  
最终 目送她凋零尘土  
悲戚地叹息

雪 骤然而至  
凌乱了彼此的思绪  
终归平静  
将世间纷扰藏匿

## 下雪了

■ 曾萍

“下雪了！下雪了！”祁雪扬着手臂挥舞，杂乱，激动。她只是呼喊了十几秒钟，声音跟着低矮下去。全身的鼓胀也软瘪下来，像被人踩了一脚的排球。她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飘雪，心里有喜悦，也有惆怅。

前天下午，学校突然发布通知，告家长书、校内电视、班级微信群在那一刻全面轰炸。提前考试、放假的消息已经像雪片一般撒向每一个角落。

祁雪在区河滨小学读六年级，是班里不折不扣的学霸。每到期末，尤其是到春节前的那个期末，是她风光无限的时刻。考试获奖之类的事，对于她来说犹如探囊取物，谁让她是全班、全年级、全校有名的学霸呢？与其说她渴望鲜花、掌声，渴望那种时刻，不如说她已经习惯了那种感觉。

此刻，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让这一荣耀时刻瞬间化为泡影，像雪花一样飘走了，融化了，落在地上不见了，她怎能不垂头丧气呢？

这时，爸爸走过来了。爸爸只说了句又要上街扫雪了，就哼着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去上班了。

妈妈也走过来了，探过身子望望窗外，愁眉不展，嘟囔着这可怎么办？祁雪楞了一下，没明白过来，疑惑地问什么怎么办？妈妈说，“你呀，放假了，一个人在家怎么办？”祁雪说，“怎么是一个

人？不有奶奶吗？再说我要人管的孩子吗？”祁雪这回真的生气了，觉得妈妈把她归入了不听话、不自觉的那类孩子。妈妈赶紧道歉，说完就一把搂紧了祁雪。祁雪笑了，斜了一眼妈妈，责备道，“职业病。”妈妈在一家日资企业上班，会不知不觉地把工作作风带到家里来，张口闭口严格管理什么的。妈妈和祁雪商量着说，“这么早放寒假，时间倒是宽裕了，你做做‘实验班’奥数题，弹弹钢琴，好不好？”祁雪不情愿地“哦”了一声，稀疏的眉眼皱皱了，不说话了。

傍晚时分，雪没有停歇的迹象，似乎下得更大了。爸爸还没到家，祁雪想他一定还在扫雪，一定很疲累了，脸上也一定有汗水、雪水交融在一起。这时，妈妈回来了，掸掉身上的雪，埋怨着这鬼天气。祁雪、妈妈、奶奶三个人一起等爸爸回家开饭。

过了十几分钟，爸爸终于回来了，祁雪迎上去，替爸爸把有些潮湿的警帽挂好，帮爸爸拍拍身上的雪，然后一家人开始吃晚饭。爸爸妈妈说了今天路上的情景，祁雪专注地听，没说什么。她今天还没下过楼呢，做了十几道奥数题，弹了几个小时的钢琴，还立在阳台上看了飞雪，和奶奶说了一会话，有点无聊，有点失落。一天就这么平淡地过去了。她对外面的世界，除了雪，一无所知。

忽然，爸爸拿出雪花银的苹果6，笑着说，有个段子很有意思。

妈妈说是愁云的段子吧？爸爸说，对嘛，你也有？妈妈说，都爆屏了。爸爸说，“我读读，给雪听听。”

——其实最愁的是天上的云了。雪肯定要下，不下，气象局难堪了，教育局尴尬了。雪终于下了，气象局放心了，教育局安心了，公安局担心了，城管局费心了，园林局劳心了，运输局寒心了。

大家听了就一起笑。爸爸说现在这种段子多，妈妈说都是专业枪手写的。爸爸说，“还不是为了流量。”祁雪问什么流量？妈妈笑着说，“就是让人多转发，多赚钱呗。”祁雪停顿片刻，笑着说，“还要加一句，孩子开心了。”妈妈听女儿这么说，来了灵感，说，“再加一句，家长闹心了。”于是，大家又一起笑，笑声和饭菜的热气一起缠绕，袅袅升空。

奶奶也笑了，但却说：“现在这雪不算什么。我们小时候的雪可以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雪地捕鸟，可开心了。”奶奶缺牙的口腔上下鼓动，继续说，“手机里的图片再美，也没有大自然里的美。是不是？”

祁雪说，“奶奶说得对。”奶奶说，“我想回乡下老屋去。马上过年了，城里过年没意思，不热闹。”

祁雪马上说，“我和你一起去。”

爸爸和妈妈想了想，也说好。一家人说说笑笑，期待过年。

用传奇讲述东方大国不老的神话

哦，别当她是纤瘦的小女子  
她的心胸能装得下整个世界  
包括太阳、月亮、星辰还有迷人的云彩

我用阳光赞美她温润如玉的心  
晶莹澄澈澄澈晶莹  
用大海一样胸怀接纳从天而降的太阳

我用雷鸣赞美她的深沉与厚重  
低吟浅唱浅唱低吟

## 这记忆永远温暖

■ 耿金娣

一条宽大的门廊，洋溢着古朴的乡村气息。闻着木质的清香，推开两片齐膝的挡板，我进入到逍遥山庄，满股原生态田园的气息立即扑面而来。

南边一排小屋，白墙黛瓦，门前错落铺就的青砖路面，依然沾染着前天雨后的湿气，感觉薄薄的青苔呼之欲出。我小心翼翼地缓步而行，推开那扇对开的木门，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乡村的老宅。墙壁上挂着一面面写满岁月的老式镜子：有的镜子只印刻着一朵盛开的玫瑰花，斑驳点点；有的镜面上几枝兰花，叶子舒展垂坠，叶疏影在；还有的刻着曾经流行的人物装饰……一面面镜子，定格一个个时代，照出一段段回忆。于是，小时候对镜梳妆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的脑海——小小的脸蛋，无邪的笑容，美丽的孩童，快乐时光，都留存在妈妈陪嫁的那面镜子里。

对镜梳妆，这里适合典雅的旗袍，小家碧玉。掩门换装，欣然而出，继续款款而行。穿过别致的小院，拾级而上，来到了二楼大厅。这里是山庄的民俗展览陈列馆。“一桶天下”迎面而来，各式各样的水桶，源远流长，构思奇特，如同一堵历史的墙横亘在我的眼前。绕过桶墙，里面的陈列更是让人感叹不已，它们把我送回到更为久远的年代：水车，独轮车，我仿佛听到了石板路上轱辘滚动的声响，路上的车印依稀可见；打谷箱、滚筒轮、老虎机……农耕器械应有尽有，丰收的打谷场上瞬间热闹了起来，家家户户喜忙收获。大人们在机器前操作，懂事的孩子们在后面做搬运工，热着，累着，但开心着，这些属于我们70后的童年时光，顺着记忆的闸门倾泻而出。

拐个弯儿，只见两排木质椅子由低到高整齐陈列：有的刻着简易条纹，彰显线条勾勒的简约款；有的刻着精美图案，体现中国古文化的老式款。一束温柔的光从花格窗棂间照射

进来，可以辨出积淀的尘埃已爬满斑驳陆离的椅子。它们静默地守候在光阴的红尘里，诉说着遥远的故事。堂屋的正中间，一张陈旧的八仙桌，一对椅子分列两旁，再加几张方凳、长凳。椅子的位置总是给大人们坐的，儿时的礼仪养成就这样自然而然。犹记得，一家人围桌，吃饭，聊天，奶奶还经常约人来打花牌。小小的我，在小小的屋子里，听着奶奶的絮絮叨叨，看着父母的辛劳持家，伴着妹妹的嬉戏打闹，渐渐长大，慢慢成熟。这以后，离家的时候便常想家，想月下嬉戏的伙伴，想土墙缝隙里掏蜜蜂的时光，想那一去不复返的青葱岁月。

“看，这床应该是我们祖辈时期的了。”大家的议论把我引到了民清家居馆。紧挨着这个馆的是红色纪念馆，还有收藏着雕刻、玉器、字画的艺术馆。那一台台魂绕梦牵的花床，那一个个时光回转的提篮，那一幅幅生趣灵动的字画……无不让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徜徉在往昔的时空。

在这喧闹的世界里，在这日趋隔膜与生疏的尘世中，能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还能够让你深深想念，让你悠悠回味，这样的感觉真好。清脆的鸟鸣，打破了展馆的宁静，成荫的绿树，氤氲着展馆的静然。屋内是史书的记载，屋外是日新月异的变迁。今天正携手昨天，赴一场民族振兴的盛会。

这些老物件的老味道，渗透在空气中，流淌着，流过我的眼眸，流过我的思绪，流过我的年华，流过明媚的五月，缠绵出一屋子的温暖……

**“江苏银行丹阳支行”杯**  
第六届爱·阅读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主办：丹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南师大中北学院  
丹阳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丹阳市全民阅读促进会  
江苏银行丹阳支行

承办：丹阳市图书馆  
丹阳市作家协会  
丹阳市融媒体中心  
邮箱：286882029@qq.com  
115524978@qq.com

## 怀念母亲

■ 杨定远

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岁月虽冲淡了许多记忆，可对母亲的怀念与时俱增，多少次梦中相见，凝望着她的遗像，思绪像决堤的海水，愈发不可控制，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涌现……

母亲名叫丁云仙，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匠。退休前，执教于西门小学，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奉献了青春，辛勤耕耘了一辈子，桃李满天下。2020年获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的孙彤曾就读于西门小学，她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生病期间，由于中风腿脚不能行走，曾经是母亲学生的江苏鱼跃医疗集团老总吴光明夫妇为母亲免费送来了轮椅、助行器和坐便器，这真是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

1956年哥哥考上了吉林工业大学，天寒地冻，路途遥远，哥哥到了长春后，生活很不习惯，写信回来想打退堂鼓，母亲焦急万分，半夜坐在煤油灯下给他写信，苦口婆心地跟他讲道理，泪水浸湿了信纸，当哥哥收到母亲的来信，只见信纸上斑斑泪痕，便痛哭流涕，立志发奋好好读书，报效国家，报答母亲。

1968年，我下放到窦庄当

知青。当时，窦庄是个产棉区，一天中午，我在一人多高的棉花地里打药水，给棉花治虫，在这热浪滚滚的棉地里，不幸中毒进了卫生院，后转到常州医治。两天后才知道的母亲，急忙找到大队干部，她既没有向大队领导提任何要求，也没有无理取闹，只是简单地问了下我的病情，连声说，平安就好！

母亲是个事必躬亲的好老师。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领导把一堂“看图说话”作文公开课的重任交给了母亲。母亲把自己的家，当成了课堂，把我们姐弟俩当成了学生，不放过任何细节，循循善诱，举一反三，深入浅出，可谓绞尽了脑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镇江地区11个市县的语文老师，以及丹阳师范的学生都参加的语文公开课上，母亲获得了成功，一夜之间声名鹊起，在镇江地区美名传扬。在以后的公开课上，总是少不了母亲的身影。

我的母亲，虽然只是千千万万老师当中的一员，但她就像浩瀚天空中的一颗繁星，照亮着她的学生和她的子孙……